

■家庭相册

外婆

□宋丽华 文/图

这是我和外婆唯一的一张照片，拍摄于二十五年前。

母亲说，外婆嫁给外公时十六岁，那时外公家里一贫如洗。有两个年幼的妹妹、一个弟弟，还有病重的老妈。外公新婚不久就去当兵了，参加了抗美援朝战役。外婆守着清贫的日子，伺候婆婆、照顾小姑小叔子，用孱弱的肩膀撑起整个家，等待着凯旋的外公。

那年外公回是回来了，荣立了三次三等功，一次二等功，可是随之而来的还有一身的伤。炮弹的弹片扎进小腿，部队医疗条件有限，就那么留在里面成为了



永久的纪念。到了阴天下雨疼痛难忍，外婆就成了他唯一缓解疼痛的药，每次外公疼起来时，外婆就拉着他的手，讲他不在家的日子家里发生的事，事无巨细地讲述一遍。外婆知道，外公虽然在打仗，可是心里对家的惦记和想念非常深，战争空隙时都是靠着思念家乡保卫妻儿的念头熬过来的。

果真，每次外婆讲述淘气的小叔子打翻酱缸，婆婆吃自己爬树上掏的鸟蛋，外公似乎就忘了伤痛，没事插问几句，靠着这个疗法，外公熬过每一个阴雨的日子。

外婆送走了寿终的婆婆，嫁了小姑，小叔子也成家了。身后的儿女成群，呼呼啦啦七八个。外公体弱，一个大家还是扛在外婆肩膀上。孩子们好不容易陆续长大，可是外公走了。走的那天外婆没有哭，天下着小雨，外婆拉着外公的手讲述着那些她说了很多遍如今还在说的过去。大家都掉了眼泪，强迫着拽开了外婆的手下葬。外婆对着外公说：“老头子，你若在那边伤口疼了，我还给你讲咱家的故事呀，你记得呀。”

舅舅们开始去生产队挣工分，外婆在家操持吃喝拉撒。那时候的日子难熬，干了一年，到年终还欠公家的钱。一点粗粮总是垫不饱空虚的肚子。最小的舅

舅在出工时偷偷揣回来一穗青玉米，想回来焐着吃，给贫瘠的饭桌打打牙祭。

外婆第一次发了很大的火，外婆说：“你爹一辈子正直，当兵打仗从来不孬，退伍回来，队里让你爹护林看青赚点巧钱，你爹一口回绝，他说不占国家的便宜。如今他死了，你们这么做，对得起他吗。”母亲说，那是外婆哭得最伤心的一次。

岁月一天催老了外婆，外婆开始带我们这些晚生后辈。那年村里来了拍照的，外婆说，一辈子没享受过洋玩意，那东西不会像他们说的会把人的魂收去吧。母亲就笑，在母亲的劝说下，外婆抱着年幼的我拍了这张照片，也是外婆唯一的一张相片。

我总是想起外婆的一生，她是中国千千万万母亲的形象，是过去年代妇女们走过的路，她们用柔弱的肩膀撑起半个中国。是的，半个中国。



■青春岁月

青春乐章

□丁香文 文/图

20岁时，我第一次远离家乡，去往一个陌生的地方——邳县。

因为多愁善感的个性，特别是想家的时候，总把自己安放在李清照的词里寻寻觅觅。似乎画面与诗词成为了我业余生活的一部分，由此我结交了几个有着共同爱好的同学。

有一次周末，我们几个相约去城里闲逛。路过一家照相馆时，我提议拍照留念。那天我刚换了新发型，女孩子总是爱臭美。

照相馆的老板是位时尚的女孩，恰逢小县城“升级”为市，她便将照相馆装修一新，照相馆里的布景和道具都是当时独一无二的。

我们几个选了黄果树瀑布为背景，布景前面放着一堆石头，乍看起来还真真是很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

我拿了个望远镜装模作样；吴长江总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，翘着二郎腿，优哉游哉；平时非常淑女女儿的冷华敏，那天竟然没有穿裙子；王国兴弹着吉它愣是冒充文艺青年；而毛时丰则扛着玩具枪，一副冷酷到底的模样。不知为什么，龚永祥捂着肚子，貌似胃痛的样子实在让人忍俊不禁；其中数王幸福最帅了，只是眼神中总透着那么一丝丝忧郁。

我们几个朋友来自于全国各地，却因为相同的兴趣爱好而成为良师益友。一幅幅青春画卷，让那段青葱岁月成为生命中的绝版珍藏。

与其说回忆是一种感觉，不如说是一份青春力量。多年以后的今天，当我捧着这张照片时，回想起那一段时光还禁不住感慨万千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爱着爱着就老了

□马亚伟 文/图

父亲和母亲的爱情，平淡得几乎让人忽略了他们之间有爱情。

两个人是媒妁之言，婚后的日子也少有起落，从来没见过两个人轰轰烈烈吵架，也少见你恩我爱流露，但分明又能感受到两个人之间温情暖意的流淌。他们的爱情，就像一条静静流淌的河，波澜不惊，却有岁月静好的味道。

母亲年轻的时候身体弱，总是生病。有几年，母亲总是疾病缠身，她的心情非常糟糕。我放学回来，见到母亲又躺在床上，上前去询问，母亲叹气：“唉！我拖累你们了！”母亲的灰心沮丧，父亲看在眼里，淡淡地安慰说：“人吃五谷杂粮，谁不生病？”说完，去给母亲做葱花面去了。一会儿工夫，父亲把一

碗热腾腾的葱花面端到母亲面前。两个人都没话，母亲默默地把面条吃完。父亲说：“下午咱再去趟张家庄，说那个老中医看得不错。”母亲嗯了一声。

在父亲细致的照料下，母亲的身体慢慢好起来，而且越来越壮实，后来干农活还能和父亲较量一番呢。父母都勤劳能干，家里的日子也越来越好。从小到大，我家没有经历过大的风雨，所以听到别人说“风风雨雨一辈子”总觉得有些矫情，平淡生活，一般就是这样不紧不慢地过。大部分夫妻都是这样，默默守在对方身边，彼此看细水长流。

父亲很疼母亲，一般的重活从来不让地干。母亲也疼父亲，总是变着法的给他做好吃的。父亲喜欢吃羊肉，还有猪肝、猪肺、溜肥肠之类的。开始的时



候，母亲闻不了羊肉的膻味，也最恶心收拾猪下水。她当时看到这些东西就吐，后来练就了收拾猪大肠也眼睛都不眨一下，还会对我说：“这些东西，要收拾得干干净净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还给我做示范，很有经验的样子。母亲还会对我说：“以后我老了，你要学着做，你爸爱吃，就多给他做些呗！”我明白，她是想让这样一份爱永远延续下去。

让母亲没想到的是，前几年父亲体检，查出高血压、高血脂。医生说高血脂和吃猪内脏有关系，以后再也不能吃了。母亲后悔极了，觉得自己简直成了罪人，不停地唠叨：“早知道那些

■图片故事

我们这一辈

□颜学敏 文/图

我们这一辈，没有早教，更没有什么胎教，我们只有快乐的童年。我们常常三五个一群，爬树逮知了，用竹篾弯成圈，网上蜘蛛网后再去罩蜻蜓，去地里翻跟头，去小溪边捞虾，在河沟沟的石头缝下翻螃蟹……

我们这一辈，没有布娃娃，没有塑胶玩具，更没有机器人。我们就玩抓石子的游戏，石子在手心手背跳来跳去。还有捡竹棒、跳房子。我们没有现代的游乐场，大自然都是我们玩乐的天地。晚饭过后，小朋友一起在院子里围上一圈，唱起丢手绢的歌谣，无忧无虑。

我们这一辈，没有“留守儿童”一词，每天晚上都要回到那个散发出昏黄灯光的家。如果哪天做坏事给老师逮住留下训话，或是在外面疯得太晚而没回家，我们一定听得到父母呼唤我们的声音在山洼里回荡。



当我们端着热腾腾的饭菜猴急着往嘴里扒拉，父母心疼的眼神一定会在我们身上定格很久。留守的没有儿童，只有父母的关爱。

我们这一辈，没有“校车”的概念。哪里谈得上概念，我们看到拖拉机和汽车都要兴奋很久。再远的山路，都是我们背着小书包，一蹦一跳丈量出来的。我们用最原始的传声法呼朋引伴，早上在某个地点集结，放学又在此地散开。我们心中也有一团火在燃烧：将来有钱了得带上父母坐车去县城逛一回。

我们这一辈，从未听说过三聚氰胺、地沟油、注水肉……我们喝的是山泉水，吃的是走地鸡。

父母从地里劳作回来，径直走到水缸边，一瓢冷水咕嘟咕嘟就进了肚里。我们放学回家，跑得黑汗直流，气喘吁吁，依葫芦画瓢。父母说：“不要急，不要急，缓口气了再喝。”米是自己种，菜是自己栽，肥料是农家肥，就连空气都是绿色的。

我们这一辈，大多见过父母建造房子。我们懂得檩子哪儿头大，我们懂得生活的基本秩序。

我们也懂得一年四季何时种瓜何时种稻何时栽秧何时除草。我们绝对不会说出大米是从米缸里舀出来的笑话。我们当然还懂得种植各式各样的小菜，会在劳动中学会享受劳动的乐趣。

我们这一辈，有太多时间在旷野里疯长，在芬芳的菜园里自由呼吸，在风雨中穿梭享受淋漓之酣畅。我们有太多的欢声笑语，去追逐蓝天白云，去野外放风筝，去玩泥巴，去滚雪球，去搭毛狗棚，去走亲戚，去看露天电影，去砍柴，去割草，去放牛。我们有河，我们有水，我们有花，我们有香，我们有一个色香味俱全的童年。

骑竹马，弄青梅，蓬头稚子钓柳荫。麦田里放羊，池塘边听蛙鸣，夏夜纳凉依偎爸妈怀里数星星……

我们所有的拥有，都成了记忆。我们所有的记忆，都成了历史。我们的他们，传承了我们这一辈的生命，却再也无法传承我们的过去。

找不到了，永远也找不到了。这就是他们的童年。